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南北史

通俗演义

下

从刘裕代晋，到隋朝覆亡，约两百年间，南方经历宋、齐、梁、陈，朝代更迭频繁，战乱不停。北方则经历魏、齐、周。隋灭陈，一统南北，又为唐所代……终究是盛极必衰，复治复盛，易兴易衰，周而复始。

蔡东藩

CAIDONGFAN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南北史通俗演义

下

蔡东藩
CAIDONGFAN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北史通俗演义：全2册/蔡东藩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3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ISBN 978 - 7 - 5068 - 3992 - 1

I. ①南… II. ①蔡…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5185 号

南北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 著

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

责任编辑 钱 浩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678 千字

印 张 40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8 - 3992 - 1

定 价 76.00 元 (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 一 回	射蛇首兴王呈预兆	睹龙颜慧妇忌英雄	1
第 二 回	起义师入京讨逆	迎御驾报绩增封	7
第 三 回	伐燕南冒险成功	捍东都督兵御寇	13
第 四 回	毁贼船用火破卢循	发军函出奇平谯纵	19
第 五 回	捣洛阳秦将败没	破长安姚氏灭亡	25
第 六 回	失秦土刘世子逃归	移晋祚宋武帝篡位	31
第 七 回	弑故主冤魂索命	丧良将胡骑横行	38
第 八 回	废营阳迎立外藩	反江陵惊闻内变	44
第 九 回	平谢逆功归檀道济	入夏都击走赫连昌	51
第 十 回	逃将军弃师中虏计	亡国后侑酒作人奴	58
第 十 一 回	破氏帅收还要郡	杀司空自坏长城	64
第 十 二 回	燕王弘投奔高丽	魏主焘攻克姑臧	70
第 十 三 回	捕奸党殷景仁定谋	露逆萌范蔚宗伏法	77
第 十 四 回	陈参军立栅守危城	薛安都用矛刺虏将	83
第 十 五 回	骋辩词张畅报使	貽洩溺臧质复书	89
第 十 六 回	永安宫魏主被戕	含章殿宋帝遇弑	95
第 十 七 回	发寻阳出师问罪	克建康枭恶锄奸	101
第 十 八 回	犯上兴兵一败涂地	诛叔纳妹只手瞒天	107
第 十 九 回	发雄师惨屠骨肉	备丧具厚葬妃嫔	113
第 二 十 回	狎姑姊宣淫鸾掖	辱诸父戏宰猪王	119
第 二 十 一 回	戕暴主湘东正位	讨宿孽江右鏖兵	125
第 二 十 二 回	扫逆藩众叛荡平	激外变四州沦陷	131
第 二 十 三 回	杀弟兄宋帝滥刑	好佛老魏主禅统	138

第二十四回	江上堕谋亲王授首	殿中醉寝狂竖饮刀	144
第二十五回	讨权臣石头殉节	失镇地栢林丧身	151
第二十六回	篡宋祚废主出宫	弑魏帝淫姬专政	158
第二十七回	膺帝策父子相继	礼名贤昆季同心	165
第二十八回	造孽缘孽儿自尽	全愚孝愚主终丧	171
第二十九回	萧昭业喜承祖统	魏孝文计徙都城	178
第三十回	上淫下烝丑传宫掖	内应外合刃及殿庭	184
第三十一回	杀诸王宣城肆毒	篡宗祚海陵沉冤	190
第三十二回	假仁袭义兵达江淮	易后废储衅传河洛	196
第三十三回	两国交兵齐师屡挫	十王骈戮萧氏相残	202
第三十四回	齐嗣主临丧笑秃鹫	魏淫后流涕陈巫蛊	208
第三十五回	泄密谋二江授首	遭主忌六贵洊诛	214
第三十六回	江夏王通叛亡身	潘贵妃入宫专宠	220
第三十七回	杀山阳据城传檄	立宝融废主进兵	226
第三十八回	张欣泰败谋罹重辟	王珍国惧祸弑昏君	232
第三十九回	谏远色王茂得娇娃	窃大宝萧衍行弑逆	238
第四十回	萧宝夤乞师伏虏阙	魏邢峦遣将夺梁州	245
第四十一回	弟子舆尸溃师洛口	将帅协力战胜鍾离	251
第四十二回	诬通叛魏宗屈死	图规复梁将无功	257
第四十三回	充华产子嗣统承基	母后临朝穷奢极欲	263
第四十四回	筑淮堰梁皇失计	害清河胡后被幽	269
第四十五回	宣光殿省母启争端	沃野镇弄兵开祸乱	275
第四十六回	诛元义再逞牝威	拒葛荣轻罹贼网	281
第四十七回	萧宝夤称尊叛命	尔朱荣抗表兴师	287
第四十八回	丧君有君强臣谢罪	因敌攻敌叛王入都	293
第四十九回	设伏甲定谋除恶	纵轻骑入阙行凶	300
第五十回	废故主迎立广陵王	煽众兵声讨尔朱氏	306
第五十一回	战韩陵破灭子弟军	入洛宫淫烝大小后	313
第五十二回	梁太子因忧去世	贺拔岳被赚丧身	319
第五十三回	违君命晋阳兴甲	谒行在关右迎銮	325
第五十四回	饮宫中魏主遭鸩毒	陷泽畔窦泰死战场	331

第五十五回	用少击众沙苑交兵	废旧迎新柔然纳女	337
第五十六回	战邙山宇文泰败溃	幸佛寺梁主衍舍身	343
第五十七回	责贺琛梁廷草敕	防侯景高氏留言	349
第五十八回	悍高澄毆禁东魏主	智慕容计擒萧渊明	355
第五十九回	纵叛贼朱异误国	却强寇羊侃守城	361
第六十回	援建康韦粲捐躯	陷台城梁武用计	367
第六十一回	困梁宫君王饿死	攻湘州叔侄寻仇	374
第六十二回	取公主侯景胁君	篡帝祚高洋窃国	381
第六十三回	陈霸先举兵讨逆	王僧辩却贼奏功	387
第六十四回	弑梁主大憖行凶	裔侯贼庶支承统	393
第六十五回	杀季弟特遣猛将军	鸩故主兼及亲生女	399
第六十六回	陷江陵并戕梁元帝	诛僧辩再立晋安王	405
第六十七回	擒敌将梁军大捷	逞淫威齐主横行	411
第六十八回	宇文护挟权肆逆	陈霸先盗国称尊	417
第六十九回	讨王琳屡次交兵	谏高洋连番受责	423
第七十回	戮勋戚皇叔篡位	溺懿亲悍将逞谋	429
第七十一回	遇强暴故后被污	违忠谏逆臣致败	435
第七十二回	遭主嫌侯安都受戮	却敌军段孝先建功	441
第七十三回	背德兴兵周师再败	揽权夺位陈主被迁	447
第七十四回	昵奸人淫后杀贤王	信刁媼昏君戮胞弟	454
第七十五回	斛律光遭谗受害	宇文护稔恶伏诛	460
第七十六回	选将才独任吴明彻	含妒意特进冯小怜	467
第七十七回	韦孝宽献议用兵	齐高纬掣妃避敌	473
第七十八回	陷晋州转败为胜	擒齐主取乱侮亡	479
第七十九回	老将失谋还师被虏	昏君嗣位惨戮沉冤	485
第八十回	宇文妇醉酒失身	尉迟公登城誓众	491
第八十一回	失邺城皇亲自刎	篡周室勋戚代兴	498
第八十二回	挥刀遇救逆弟败谋	酣宴联吟艳妃专宠	505
第八十三回	长孙晟献谋制突厥	沙钵略稽首服隋朝	511
第八十四回	设行省遣子督师	避敌兵携妃投井	517
第八十五回	据湘州陈宗殉国	抚岭表洗氏平蛮	524

第八十六回	反罪为功筑宫邀赏	寓剿于抚徙虏实边	530
第八十七回	恨妒后御驾入山乡	谋夺嫡计臣赂朝贵	536
第八十八回	太子勇遭谗被废	庶人秀幽锢蒙冤	543
第八十九回	侍病父密谋行逆	烝庶母强结同心	550
第九十回	攻并州分遣兵戎	幸洛阳大兴土木	557
第九十一回	促蛾眉宣华归地府	驾龙舟炀帝赴江都	563
第九十二回	巡塞北厚抚启民汗	幸河西穷讨吐谷浑	569
第九十三回	端门街陈戏示番夷	观澜亭献诗逢鬼魅	576
第九十四回	征高丽劳兵动众	溃萨水折将丧师	583
第九十五回	杨玄感兵败死穷途	斛斯政拘回遭惨戮	589
第九十六回	犯乘舆围攻紫寨	造迷楼望断红颜	595
第九十七回	御苑赏花巧演古剧	隋堤种柳快意南游	602
第九十八回	麻叔谋罪发受金刀	李玄邃谋成建帅府	609
第九十九回	迫起兵李氏入关中	嘱献书矮奴死阙下	616
第一百回	弑昏君隋家数尽	鸩少主杨氏凶终	623

第五十一回

战韩陵破灭子弟军 入洛宫淫烝大小后

却说高欢自信都发兵，出御尔朱氏各军。因闻尔朱势盛，颇费踌躇。参军窦泰劝欢用反间计，使尔朱氏自相猜疑，然后可图。欢乃密遣说客分途造谣，或云世隆兄弟阴谋杀兆，或云兆与欢已经通谋，将杀仲远等人。兆因世隆等擅废元晔，已有贰心，至是得着谣传，越发起疑，自率轻骑三百名，往侦仲远。仲远迎他入帐。他却手舞马鞭，左右窥望。仲远见他意态离奇，当然惊讶，彼此形色各异。兆不暇叙谈，匆匆出帐，上马竟去。确是粗莽气象。仲远遣斛斯椿、贺拔胜追往晓谕，反为所拘。仲远大惧，即与度律引兵南奔。狼怕虎，虎怕狼，结果是同归于尽。

兆既执住椿、胜，怒目叱胜道：“汝有二大罪，应该处死！”胜问何罪？兆厉声道：“汝杀卫可孤，罪一；卫可孤为拔陵将，与兆何与？兆乃指为胜罪，一何可笑！天柱薨逝，尔不与世隆等同来，反东击仲远，罪二；杀可孤事见四十六回，击仲远事见四十九回。我早欲杀汝，汝尚有何言？”胜抗言道：“可孤乃是贼党，胜父子为国诛贼，本有大功，怎得为罪？天柱被戮，是以君诛臣，胜当时知有朝廷，不暇顾王，今强寇密迹，骨肉构隙，不能安内，怎能御外？胜不畏死，畏死不来，但恐大王未免失策。”兆闻胜言，恰是有理，倒也不欲下手，再经斛斯椿婉言劝解，乃释二人使归，自待高欢厮杀。

欢尚恐众寡不敌，更问段荣子韶，韶答道：“尔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虐百姓，王以顺讨逆，如汤沃雪，怕他甚么！”欢又道：“若无天命，终难济事！”韶申说道：“尔朱暴乱，人心已去，天从人愿，何畏何疑！”欢乃进至广阿，与兆一场鏖斗。果然兆军皆溃，兆亦遁走。俘得甲士五千余人，随即引兵攻邺。

相州刺史刘诞婴城固守，相持过年，欢掘通地道，纵火焚城，城乃陷没。刘诞受擒，欢授杨愔为行台右丞，即令愔表达新主元朗，迎入邺城。朗至邺后，进欢为

柱国大将军，兼职太师，欢子澄为骠骑大将军。

尔朱世隆闻欢得邺城，当然忧惧，急忙卑辞厚礼，向兆通诚，与约会师攻邺。并请魏主恭纳兆女为后，兆乃心喜，更与天光、度律申立誓约，复相亲睦。斛斯椿与贺拔胜自兆处释归，仍入尔朱军。椿密语胜道：“天下皆怨恨尔朱，我辈若再为所用，恐要与他同尽了，不如倒戈为是。”胜答道：“天光与兆，各据一方，去恶不尽，必为后患，如何是好？”椿笑道：“这有何难！看我设法便了。”妙有含蓄。遂入见世隆，劝他速邀天光等共讨高欢。世隆自然听从，立即遣人征召天光。

天光意存观望，延不发兵，斛斯椿自愿西往，兼程入关，进见天光道：“高欢作乱，非王不能平定，王难道坐视不成？高氏得志，王势必孤，唇亡齿寒，便在今日。”天光瞿然道：“我亦正思东出哩。”时贺拔岳为雍州刺史，天光召与熟商，岳献议道：“王家跨据三方，土马强盛，料非高欢所能敌。诚使戮力同心，往无不胜。今为王计，莫若自镇关中，固守根本，分遣锐卒，与众军合势，庶进可破敌，退可自全。”若用岳言，天光何致遽死？天光颇欲从岳，偏斛斯椿力请自行。乃留弟尔朱显寿守长安，自引兵赴邺城。椿即返报世隆，世隆亟檄兆与仲远两军，同会天光，又遣度律自洛往会。于是四路尔朱军，陆续到邺，众号二十万，列着洹水两岸，扎满营垒，如火如荼。返跌下文。

高欢尽起徒众，步兵不满三万人，骑兵不过二千，此时既遇大敌，只好一齐调出，往屯紫陌。时封隆之已升任吏部尚书，留使守邺，欢亲出督师。高敖曹进官都督，也率里人王桃汤等三千人从欢。欢见敖曹部曲统系汉人，恐未足济事，欲分鲜卑兵千余人接济敖曹。敖曹道：“兵与将贵相熟习，鲜卑兵素不相统，若羸杂旧部，适起争端，反足碍事，不如各专责成为是。”我亦云然。欢乃罢议，便在韩陵山下设一圆阵，后面用牛驴连系，自塞归路，以示必死。尔朱兆出营布阵，召欢答话，问欢何故背誓？欢应声道：“我与汝前曾立誓，共辅帝室，今天子何在？”兆答道：“永安枉害天柱，我出兵报仇，何必多议！”欢又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况天柱未尝不思叛君，罪亦应诛，何足言报？今日与汝义绝了！”说着，即擂鼓开战。

欢自将中军，高敖曹将左军，欢从父弟岳将右军，各奋力向前，拚死决斗。兆为前驱，天光、度律为左右翼，仲远为后应，仗着兵多将众，包抄过来，恰是厉害得很，且专向中军杀入，意欲取欢。欢虽督众死战，怎奈敌势凶猛，实在招架不住，前队多被杀伤，后队未免散步。高岳、高敖曹两军，未曾吃紧，岳遂抽出五百锐骑，直冲尔朱兆，敖曹亦率健骑千人，横击尔朱左右翼。别将斛律敦收集散卒，绕出敌军后面，攻击仲远。尔朱各军，各自受敌，便皆骇奔。欢见他阵势分崩，麾众皆进，大破尔朱军，贺拔胜与徐州刺史杜德解甲降欢。兆知不可敌，对着慕容绍宗，抚膺太息道：“不用公言，乃竟至此！”说着便驱马西走。勇而寡谋，实是无用。还亏绍宗返旗鸣角，取拾溃兵，始得成军退去。仲远亦奔往东郡，度律、天光逃向

洛阳。

都督斛斯椿语别将贾显度、显智道：“尔朱尽败，势难再振，今不先执尔朱氏，我辈将无噍类了。”乃夜至桑下立盟，倍道先还，入据河桥，把尔朱氏的私党，一并捕戮。度律、天光闻变，整兵往攻，适值大雨倾盆，士卒四散，两人只率数十骑，拖泥带水，向西窜去。斛斯椿遣兵追捕，捉住度律、天光，解至河桥。再由贾显智等入袭世隆，也是马到擒来。尔朱彦伯入直禁中，闻难出走，同为所执，与世隆牵至阊阖门外，枭了首级，送往高欢。就是度律、天光两人，虽尚未死，也被械送入邺，归欢处治。欢将二人暂系邺城。

魏主恭使中书舍人卢辩赏救劳欢。欢使见新主元朗，辩抗辞不从。欢不能夺志，遣令还洛。尔朱部将侯景，本与欢并起朔方，辗转投入尔朱军，至是仍奔邺依次。不略侯景，为下文伏案。还有雍州刺史贺拔岳闻天光失败，亦生变志，商诸征西将军宇文泰。泰为征西将军，见四十九回。泰劝岳径袭长安，并为岳至泰州，诱约刺史侯莫陈悦一同会师，直抵长安城下。长安留守尔朱显寿见上。猝闻敌至，一些儿没有防备，只好弃城东走。泰等追至华阴，得将显寿擒住送与高欢。欢令岳为关西大行台，泰为行台左丞，领府司马。嗣是泰在岳麾下，事无巨细，悉归参赞。这且待后再表。

且说高欢奉主元朗，自邺城出发，将向洛阳。行至邙山，又复变计，密与右仆射魏兰根商议，谓新主元朗究系疏族，不如仍奉戴元恭。兰根道：“且使人入洛觐视，果可奉立，再决未迟。”欢即使兰根往观。及兰根返报，主张废恭。看官道是何因？原来魏主恭丰姿英挺，兰根恐他将来难制，所以不欲奉戴。欢召集百官，问所宜立，太仆蔡母儁称恭贤明，宜主社稷。黄门侍郎崔棱作色道：“必欲推立贤明，当今莫若高王！广陵本为逆胡所立，怎得尚称天子？若从儁言，是我军到此，也不得为义举了！”好一只高家狗。欢乃留朗居河阳，自率数千骑入洛都。

魏主恭出宫宣慰，由欢指示军士露刃四逼，竟将魏主恭拥入崇训寺中，把他锢住。自己仗剑入宫，拟往杀尔朱二后。

小子前曾叙过，魏主子攸纳尔朱荣女为后，魏主恭复纳尔朱兆女为后、当时宫中有大尔朱后小尔朱后的称呼。尔朱兆入洛时，尝污辱嫔御妃主，只因大尔朱后为从妹，当然不好侵犯，仍令安居。至广陵王恭入嗣，大尔朱后尚留宫内，未曾徙出。既而兆女为后，与大尔朱后有姑侄谊，彼此素来熟识，更兼亲上加亲，格外和好，不愿相离。偏偏高欢发难，把尔朱氏扫得精光，死的死，逃的逃，单剩姑母侄女在宫彷徨，相对歔歔。总叙数语，贯串前后。不料魏主恭又被劫去，累得这位小尔朱后越加惊骇，忙至大尔朱后宫寝中，泣叙悲怀，不胜凄惋。大尔朱后亦触动愁肠，潸然泪下。

正在彼此呜咽的时候，忽有宫人奔入道：“不好了！不好了！高王来了！”这语

未毕，小尔朱后已吓做一团，面无人色。还是大尔朱后芳龄较长，究竟有些阅历，反收了泪珠儿，端坐榻上。才经片刻，果见高欢仗剑进来。大尔朱后不待开口，便正色诘问道：“你莫非是贺六浑么？我父一手提拔，使汝富贵，汝奈何恩将仇报，杀我伯叔兄弟？今又来此，难道尚欲杀我姑侄不成！”欢见她柳眉耸翠，杏靥敛红，秀丽中现出一种威力气象，不由的可畏可慕。旁顾小尔朱后，又是颤动娇躯，别具一种可怜情状。当下把一腔怒气，化为乌有，惟对着大尔朱后道：“下官怎敢忘德！当与卿等共图富贵。”不呼后而呼卿，意在言中。语毕，仍呼宫人等好生侍奉，不得违慢。随即趋出，派兵保护宫禁，不得损及一草一木，违令处死。当下与将佐议及废立事宜，将佐等不发一言，欢独说道：“孝文帝为一代贤君，怎可无后！现只有汝南王悦，尚在江南，不如遣人迎还，使承大业。”将佐等唯唯如命，乃即派使南下迎悦。舍近就远，究为何意，看官试阅下文。

斛斯椿私语贺拔胜道：“今天下事在尔我两人，若不先制人，将为人制。现在高欢初至，正好趁势下手，除绝后患。”胜劝阻道：“彼正立功当世，如欲加害，未免不祥。”椿尚未以为然。嗣与胜同宿数宵，胜再三谏止，椿乃不行。

那高欢借迎悦为名，乐得安居洛都，颐指气使，享受一两月的尊荣。就中有一段欢娱情事，也得称愿，真是心满意足，任所欲为。天未厌乱，故淫人得以逞志。原来欢本好色，前娶娄氏为妻，却是聪明伶俐，才貌双全，所以伉俪情深，事必与议，女子好时无十年，免不得华色渐衰，未饜欢欲。欢娶娄氏，见四十四回。欢又屡出从军，做了一个旷夫，见有姿色妇女，当然垂涎。不过位置未高，尚是矜持礼法，沽誉钓名。到了战败尔朱，攻入邺城，威望已经远播，遂不顾名义，渐露骄淫。相州长史游京之有女甚艳，为欢所闻，即欲纳为妾媵，京之不允。欢令军士入京之家，硬将京之女抢来，迫令侍寝。一介弱女，如何抗拒，只得委身听命，供他受用。京之活活气死。

及欢自邺入洛，本意是欲斩草除根，杀毙尔朱二后，嗣见二后容貌，统是可人，便将杀心变作淫心。每日着人问候，加意奉承，后来渐渐入彀，索性留宿宫中。大尔朱后原没甚气节，既做了肃宗诘的妃嫔，复改醮庄宗子攸，册为皇后。此时何不可转耦高欢？而且高欢见了大尔朱后，把平时雄纠纠的气象一齐销熔，口口声声自称下官，我我卿卿，誓不薄幸。大尔朱后随遇而安，就甘心将玉骨冰肌赠与老奴。小尔朱后也是个水性杨花，便跟了这位姑母娘娘，一淘儿追欢取乐。再经高欢是个伟男子，龙马精神，一夕能御数女，兼收并蓄，游刃有余，于是大、小尔朱后，又俱做了高王爷的并头莲。尔朱氏真是出丑。高欢一箭双雕，快乐可知。

光阴似箭，倏忽兼旬，汝南王悦已自江南至洛。欢又不愿推立，说他素好男色，不礼妃妾，性情狂暴，及今未悛，不堪继承大统。乃另求孝文嫡派，奉为魏主。

是时魏宗诸王，多半逃匿，独孝文孙平阳王修为广平王怀第三子，匿居田舍，竟被访着。欢使斛斯椿往见。椿知员外散骑侍郎王思政为修所亲，乃特邀与同行，见修行礼，说明来意。修不禁色变，问思政道：“得毋卖我否？”思政答了一个“不”字。修又问道：“可保得定么？”思政又道：“变态百端，未见得一定可保哩！”确是真言。斛斯椿在旁，却为欢表诚，谓无他意。修支吾不决，椿即返报高欢。

欢便遣四百骑迎修入都，相见帐下，涕泣陈情。修自言寡德，欢再拜固请，修亦答拜。当下进汤沐，出御服，请修装束停当，彻夜严警。诘旦命百官入谒，由斛斯椿奉表劝进。修令思政取表，瞧阅一周，顾语思政道：“今日不得不称朕了！”欢又遣人至河阳，迫元朗作禅位书，持入示修。一面筑坛东郭，出郊祭天。还御太极殿，受群臣朝贺。

礼毕升闕闾门，下诏大赦，改元太昌。命高欢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欢子澄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从前尔朱党中的侍中司马子如与广州刺史韩贤与欢有旧，所以子如虽已出刺南岐州，仍由欢召回，委充大行台尚书，参军国事，韩贤任职如故。余如尔朱氏所除官爵，一概削夺。另派前御史中尉樊子鹄兼尚书左仆射，为东南道大行台，与徐州刺史杜德往追尔朱仲远。仲远已窜往梁境，寻即病死，乃命樊、杜等移攻谯城。

谯郡曾为魏所据，梁主衍特遣降王元树，乘魏内乱，占夺谯郡。树为魏咸阳王禧第三子，因父罪奔梁，受封邳王。禧被诛事。见四十一回。此时踞住谯城，屡扰魏境，魏因遣樊、杜二将往攻。元树坚守不下，樊子鹄使金紫光禄大夫张安期入城游说，勸以无忘祖国，树乃愿弃城南还。安期返报子鹄，子鹄佯为允诺，诱令出城，杀白马为盟。誓言未毕，那杜德竟麾兵围树，把树擒送洛阳，迫令自尽。子鹄等便即班师。已而杜德忽发狂病，喧呼元树打我，至死犹不绝口，身上俱成青黑色。子鹄亦不得善终，冤冤相报，不为无因。劝人莫做亏心事。

高欢因谯郡已平，拟即还镇，但尚虑贺拔岳雄踞关中，未免为患。乃请调岳为冀州刺史。魏主修当即颁敕，敕使入关，与岳相见。岳即欲单骑入朝，右丞薛孝通问岳道：“公何故轻往洛都？”岳答道：“我不畏天子，但畏高王！”孝通道：“高王率鲜卑兵数千，破尔朱军百万，威势烜赫，原是难敌，但人心究未服。尔朱兆虽已败走，尚在并州，余众不下万人。高王方内抚群雄，外抗劲敌，自顾不暇，有甚么工夫来争关中！公倚山为城，凭河为带，进可控山东，退可封函谷，奈何反甘为人制呢？”岳矍然起座，握孝通手道：“君言甚是！我决不南行了。”遂遣还敕使，并逊辞为启，复奏朝廷。

高欢亦无可如何，便整装还邳。先挈大、小尔朱后出宫，派兵载归。并访得任城王妃冯氏、城阳王妃李氏青年嫠居，都生得国色天姿，不同凡艳，当下遣兵劫

至，不管从与不从，一并带回邺中。也好算得惠及怨女。魏主修亲自饯行，出城至乾脯山，三樽御酒，一鞭斜阳，这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高王毕饮辞行，向东北去讫。魏主修也即还宫。

过了旬日，邺中解到尔朱度律及尔朱天光二犯，由魏主命即正法，骈戮市曹。于是尔朱子弟，只剩一尔朱兆，由晋阳遁至秀容，负隅自固。高欢一再声讨，师出复正，直至次年正月，潜遣参军窦泰带领精骑，日夜行三百里，直抵秀容，欢复率大军继进。兆正在庭中宴会，突闻欢军驰至，仓皇惊走，当被窦泰追杀一阵，众皆溃散。兆只挈数骑遁去，爬过赤洪岭，窜入穷谷，见前后统是峭壁，几乎无路可奔。兆下马长啸数声，拔剑杀死乘马，解带悬树，自缢林中。部将慕容绍宗收众降欢，欢厚待绍宗，并厚葬兆尸。并州告平，尔朱军皆尽。惟尔朱荣子文畅、文略由欢挈归，仍给厚俸。看官，你道高欢果真不忘旧德，无非顾着大、小尔朱面上，所以格外周全呢。小子有诗叹道：

甘将玉体事仇雠，国母居然愿抱裒。

虽是保家由二女，洛波难洗尔朱羞！

欢既平兆，上书告捷。魏主当然优奖，欢反表辞天柱大将军名号。是否得邀俞允，容待下回说明。

尔朱氏以二十万众夹击邺城，高欢以三万人御之。众寡悬殊，欢似有败而无胜。乃韩陵一战，胜负之数，反不如人所料，此非欢之能灭尔朱，实尔朱之自取覆亡也。天道喜谦而恶盈，如尔朱氏之所为，骄盈极矣，虽欲不败，乌得而不败！智如曹操犹燬于赤壁，强如苻坚犹覆于彭城，况如尔朱氏者，而能不同就败亡耶？惟欢之骄恣不亚尔朱，尔朱立晔而复废晔，欢亦立朗而复废朗，晔、朗俱无过可指，忽立忽废，其道何在？借曰疏远，则推立之始，胡不审慎若是！且入洛以后，举大、小尔朱后而尽烝之，二后虽亦无耻，为尔朱家增一丑秽，然欢尝臣事二主，奈何敢宣淫宫掖耶？去一尔朱，又生一尔朱，是又关于元魏之气运，非仅在二族之兴亡已也。

第五十二回

梁太子因忧去世 贺拔岳被嫌丧身

却说魏主修接阅欢表，见他词意诚恳，坚请辞去天柱名号，料知欢借鉴尔朱，不愿有此称呼，因即优诏允许。惟魏主恭尚幽居崇训寺，朗自河阳入都，受封为安定王。嗣主修势不相容，先议除恭，次议除朗。恭在寺中赋诗云：“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一易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真观！”这诗一传，益触时忌。即由魏主修派遣心腹，导恭入门下外省，逼令服毒自尽，时年三十五，葬用殊礼。过了旬月，安定王朗亦被鸩死，年只二十。既而又将东海王晔、汝南王悦一并加害。总道是嫌疑尽去，当可高枕无忧，哪知当时的大患，不在宗室，却在强藩！平白地残害同宗，究竟有甚么好处？为魏主修下一一定评。史家称恭为前废帝，朗为后废帝，独晔为尔朱氏所立，称帝不过三月，所以不入帝纪。至西魏摈斥高欢，连元朗亦被削去，但追谥恭为节闵帝，所以后人作北魏世系图，仅列前废帝恭，未及后废帝朗。梳栉详明。

事已叙过。且说魏主修已经定位，所有宗室诸王渐次还朝，诣阙进谒。淮阳王欣、赵郡王谋俱系献文帝弘孙，为魏主修从叔。欣系广陵王羽子，湛系赵郡王幹子。南阳王宝炬、京兆王瑜子。清河王亶清河王恽子。俱系孝文帝宏孙，为魏主修从兄弟。魏主修授欣为太师，湛为太保，宝炬为太尉，亶为骠骑大将军，兼官司徒，侍中长孙稚为太傅。追谥魏主子攸为孝庄帝，葬宣武皇后胡氏，就是从前两次临朝的胡太后。胡太后被尔朱荣沉死，遗尸收殡双灵寺中，至此乃得安葬，仍用后礼，加谥曰灵。补叙胡太后葬谥，笔不渗漏。又追尊皇考广平王怀为武穆帝，皇太妃冯氏为武穆后，皇妣李氏为皇太妃。迎丞相欢女高氏为皇后，遣使纳币。

高欢时已徙居晋阳，特建大丞相府，坐镇西北。朝使到了晋阳，由欢迎见，彼此乃是故交，握手言欢，很是亲昵。看官道来使为谁？原来就是李元忠。见五十回。

元忠曾随欢入洛，留任太常卿，此次充纳币使，正是魏主修因事择人。欢从容与宴，述及旧事，元忠连饮数巨觥，酒鬼作冰上人，恰合身分。方笑语道：“昔日与王起义，却是轰轰烈烈，很有趣味，近来寂寞得很，无人过问，倒弄得郁郁寡欢了！”欢亦大笑，指示旁座道：“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戏言道：“若不令我为侍中，当别求起义的地方。”欢亦戏应道：“起义原无止境，但虑如此老翁，不可再遇！”元忠道：“正为此老翁不可多得，所以不去。”说着，起座捋欢须，大笑不已。欢亦知他意诚，殷勤款待。元忠复坐下酣饮，直至夜静更阑，方才罢席。一住数日，大宴小宴，几不胜数，乃迎欢女至洛阳，赍吉行册后礼。仪文隆备，龙凤呈祥，不消细说。

小子因魏乱迭起，梁尚太平，所以连叙魏事，几把梁朝情事，搁起不提。此处不得不将梁廷要事，约略叙入。却是要紧。

梁主衍篡齐据国，已过了三十年，改元约有数次。天监十九年，改元普通，普通八年，改元大通，大通二年，又改元为中大通。中大通元年以前，事已略见上文，就是图洛纳颢，功败垂成。陈庆之狼狈奔还，也是中大通元年事。见四十八回。陈庆之为南朝骁将，败归后不闻加谴，仍得任右卫将军。平时尝语散骑常侍朱异道：“我前谓大江以北，必无异人，哪知到了洛阳，衣冠文物，几非江东可及，才知北朝实未可轻图呢！”异正以经术邀宠，入参机密，梁祸始自朱异，故特别提出。既闻庆之言论，便即转告梁主，梁主乃稍戢雄心，不复北略。

是年冬季，妖贼僧强起乱北徐州，自称天子。土豪蔡伯龙纠众响应，竟将北徐州城占去。还亏庆之出镇北兖州，就近讨贼，擒斩僧强、蔡伯龙，克日肃清。先是庆之在洛，曾与萧赞通书，劝令回国。赞即梁主次子豫章王综，见四十六回。降魏后得任职司徒，且尚魏主子攸姊寿阳公主。时方出镇齐州，故庆之致书相劝，赞复答庆之，颇愿南归。嗣因庆之奔归，遂不果行。及尔朱发难，齐州归附尔朱兆，赞走死阳平。梁人窃赞柩归南，梁主衍尚葬以子礼。不意假子去世，真子也接踵而亡。而且还是一位贤明仁孝的储君，竟致不禄，害得梁主衍晚年哭子，几乎丧明。

梁主长子名统，即位初年，便立为太子。见前文。统幼年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能遍诵五经，十余岁尽通经义。又善评诗文，每出游宴，祖道赋诗，动辄数十韵，随口吟成，不劳思索。天监十四年，始行冠礼。梁主使省录朝政，辨析诈谬，秋毫必睹。但徐令改正，未尝纠弹一人。平断刑狱，往往全宥，士民交称为仁慈，更且宽和容众，喜怒不形，好引才俊，不蓄声伎。每遇霖雨积雪，必遣左右巡行闾巷，赈济贫寒。平居在东宫坐起，面常西向，不敢乱尊。入朝必在五鼓以前，守待殿外，毫无倦容。至普通七年，生母丁贵嫔有疾，亟入宫侍奉，夜不解带。贵嫔薨逝，水浆不入口，腰带十围，减削过半。梁主屡遣使戒谕，劝进饮食，统稍食羹粥，日止数合，不尝兼味。至葬后始进麦粥一升。惟贵嫔葬后，有一

道士操堪舆术，谓将来不利长子，宜预先厌禳。乃为蜡鹅及诸物，埋藏墓侧。

宫监鲍邈之初得太子亲信，后忽见疏，进蜜白梁主，谓太子有厌禱事。梁主遣人发掘，果得鹅物，免不得惊疑交集，便欲付有司穷治。幸经右光禄大夫徐勉固谏，乃止诛道士，不问太子。道士欲为太子厌禱，何不先自禳灾，乃致轻生若此！太子虽幸得无事，但终身引为惭恨，闷闷不乐。到了中大通三年，竟生就一种绝症，病不能兴。唯尚恐乃父增忧，奉敕慰问，尚力疾书启，不假人手。既而疾笃，左右欲入白梁主，尚摇手戒止道：“奈何使至尊知我如此。”是仅得谓之小孝。未几即歿，年才三十一。梁主亲幸东宫，临哭尽哀，殓用衾冕，谥曰昭明。司徒左长史王筠，奉敕为哀册文，词甚悱恻，由小子节录如下：

式载明两，实惟少阳，既称上嗣，且曰元良。仪天比峻，俪景腾光，奉祀延福，守器传芳。睿哲应期，旦暮斯在，外弘庄肃，内含和恺。识洞机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宽绰居心，温恭成性，循时孝友，率由严敬。咸有种德，惠和齐圣，三善递宣，万国同庆。轩纬掩精，阴羲弛极，缠哀在疚，殷忧衔恤。孺泣无时，蔬饘不溢，禪遵逾月，哀号未毕。实惟监抚，亦嗣郊禋，问安肃肃，视膳恂恂。金华玉藻，玄駟班轮，隆家千国，主祭安民。光奉成务，万机是理，矜慎庶狱，勤恤关市。诚存隐恻，容无愠喜，殷勤博施，绸缪恩纪，爰初敬业，离经断句。奠爵崇师，卑躬待傅，宁资导习，匪劳审谕，博约是司，时敏斯务。辩究空微，思探几蹟，驰神图纬，研精爻画。沈吟典礼，优游方册，饘饩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举艺文，遍该湘素，殚极邱坟，卷帙充积，儒墨区分，瞻河阐训，望鲁扬芬。吟咏性灵，岂惟薄技！属词婉约，缘情绮靡。字无点窜，笔不停纸，壮思泉流，清章云委。总览时才，网罗英茂，学穷优洽，辞归繁富。或擅谈丛，或称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惭秀。望苑招贤，华池爱客，托乘同舟，连舆接席。摘文挾藻，飞觞泛醴，恩隆置醴，赏逾赐璧。徽风遐被，盛业日新，神器非重，德辅易遵。泽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义，天下归仁。云物告征，浸渗褰象，星埋恒耀，山颓朽坏。灵仪上宾，德音长往，具僚无荫，咨承安仰。呜呼哀哉！皇情悼愍，切心缠痛，胤嗣长号，跗萼增恻。慕结亲游，悲动氓众，忧若珍邦，惧同折栋。呜呼哀哉！首夏司开，麦秋纪节，容卫徒警，菁华委绝。书幌空张，谈筵罢设，虚馈饌饌，孤灯翳翳。呜呼哀哉！简辰请日，筮合龟贞，幽挺凤启，玄宫献成。式校齐列，文物增明，昔游漳滏，宾从无声，今归郊郭，徒御相惊。呜呼哀哉！背绛阙以远徂，轺青门而徐转，指驰道而诂前，望国都而不践。陵修阪之威夷，遡平原之幽缅，骥蹠足以酸嘶，挽凄怆而流泫。呜呼哀哉！混哀音于箫籁，变愁容于天日，虽夏木之森阴，返寒林之萧瑟。既将反而复疑，如有求

而遂失，谓天地其无心，遽永潜于容质。呜呼哀哉！即玄宫之溟漠，安神寝之清閤，传声华于懋典，观德业于徽谥。悬忠贞于日月，播鸿名于天地，惟小臣之纪言，实含毫而无愧。呜呼哀哉！

自昭明太子薨逝，朝野惋愕，京师士女，奔走宫门，号泣满路。就是四方氓庶，亦闻讣含哀。梁朝有此贤储贰，偏不永年，这也未始非关系气数哩。太子遗有“文集”二十卷，“古典故诰文言正序”十卷，《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传诵后世，推为词宗。太子有数男，长男名欢，已封华容公，梁主欲立为太孙，历久未决。嗣竟立第三子晋王纲为太子，时议多以为未顺。侍郎周宏正尝为纲主簿，上笺谏纲，劝纲为宋目夷、曹子臧。俱春秋列国时人。纲不能从。孰不乐为嗣君？无怪萧纲。已而梁主因人言未息，特进封欢为豫章王，欢弟誉为河东王，誉弟察为岳阳王。这且待后再表。

且说魏主修既纳欢女为后，欢权势益隆，仿佛当年尔朱荣。斛斯椿在都辅政，受职侍中，本来是有意图欢，至是与南阳王宝炬、将军元毗、王思政等屡加谗构，劝魏主预先戒备。中书舍人元士弼又劾欢受诏不敬。魏主惩尔朱覆辙，也觉动疑。遂用斛斯椿计，添置閤内都督部曲，约数百员，统由四方骁勇，募集充选。一面密结关西大行台贺拔岳，倚为外援。又封贺拔岳为荆州刺史，佯示疏忌，实建屏藩。

时高乾已入任侍中，兼官司空，因父丧解职，不预朝政。魏主修欲引为己用，尝召乾入华林园，特别赐宴。宴罢与语道：“司空累世忠良，今日复建殊勋，虽与朕名为君臣，义同兄弟，愿申立盟约，历久不渝！”乾莫明其妙，但答应道：“臣以身许国，何敢有贰！”魏主修定欲与盟，乾不便固辞，共申盟约。当时亦未尝报欢。

嗣闻元士弼、王思政等往来关西，情迹可疑，乃致书晋阳，密陈时事。欢得书后，即召乾至并州，面谈一切。乾因劝欢逼魏禅位，欢用袖掩乾口道：“幸勿妄言！今当令司空复为侍中便了！”欢此时尚无歹意。乾辞欢回洛，欢为乾表，请许乾复任，魏主不允。

乾知祸变将作，自愿外调，再作书告欢，乞代求徐州刺史。欢再为陈请，魏主乃授乾为骠骑将军，出刺徐州。乾尚未发，魏主闻乾漏泄机关，即传诏与欢道：“乾邕即高乾子。与朕私有盟约，今乃反复两端，令人不解！”欢未闻乾谈及盟事，也疑乾暗中播弄，离间君臣，遂将乾前时密书，遣使呈入。魏主便召乾对责，乾勃然道：“陛下自有异图，乃斥臣为反复，欲加臣罪，何患无辞！臣死有知，尚幸无负庄帝！”魏主竟敕令赐死，又遥敕东徐州刺史潘绍业往杀乾弟敖曹。敖曹方镇守冀州，闻乾死耗，急遣壮士伏住要路，得将绍业拘住，搜出诏敕，遂率十余骑奔晋阳。欢抱敖曹首大哭道：“天子枉害司空，可悲可叹！”汝亦未尝无功。乃留敖曹居幕下，优待如初。敖曹次兄仲密，方为光州刺史，亦由间道奔晋阳。